



乔的， 第四件旗袍

□小爱

古朴青石板的缝隙透着青苔和嫩草，青瓦白墙上剥落的漆斑浸满沧桑。门上褪色楹联残留着喜悦，小河上石桥旁却飘荡着哀伤。这就是上海乌鲁木齐北路的一七九号弄堂。在这条一七九号弄堂，许多年前，曾经住过一位叫乔的女子，一位喜欢穿旗袍的妓女。她的一生，有四件旗袍。

【壹】

有时候我是充满幻觉的悲观主义者，活在灵魂之上，躲在幽暗一角像个淡漠观众，冷眼侧看着生活的舞台。身边与眼前，过去与未来，生活像是幕话剧，我们的角色是观众又是演员。许多年来，这幕话剧翻来覆去其实只上演着一个剧本，所有变幻不过是时光流转与空间的挪移。当世间所有悲欢尘埃落定，帷幕落下的一刻，那抹叹息着的转身又何其相似。

我不知道这算一个故事，还是算一段陈年的氲氤往事，但乔的日记纠结了我一整个夏天。我习惯了黑夜中的自我，时常窝在酷热寓所的黑暗中吸烟，便浮想起当年张爱玲的沉香屑，那丝丝袅袅的第一炉香曾经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夜里融入空气，升起飘散，然后消失。一切好像从不曾出现，就像乔的日记注定会被时光掩埋。

【贰】

某一年，我只身来到上海，在一家小报找到工作。这座巨大的城市在我眼中有它别样的孤独，或许因为自己本身就孤独。我的生活很简单，采编，穿梭，摄影，用镜头捕捉时光。回到寓所，吃饭，睡觉，做梦的时间也泡在文字堆。

一本大约民国时期的日记，在那个夏天突兀地闯入了我的生活。是在老城隍庙地摊上淘来的，日记的封面有些残破，受过潮气，有轻微的腐坏味道，布满星点的霉斑铜绿，后面几页已经遗失掉。这不是一本完整的日记，没有头没有尾，就如同曾用心保留过的某些记忆，绚丽章节慢慢会被时间打磨至散落与残破不全。有些答案是注定要掩埋在时光河中，真相很多时候注定要滋长在幽邃的永夜。

乔的日记里是一些生活琐碎和情路历程。有一点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，乔的笔下提及自己有四件旗袍，而我只在日记里找到了其中细述过的三件，一直没有第四件的踪迹，或者和那遗失的几页有关。我却在这个浓烈夏天像走入迷宫的孩子，无措又蠢蠢欲动地执著。我是被乔的故事纠结至剧烈的灼痛，看不到隔世的乔，但我可以听到乔的心跳。翻开乔的日记就像拉开了时间那华丽的帷幕。

【叁】

上海的夜很长，很长的夜里，有条叫做一七九号的弄堂。

乔在阁楼，窗外无风无月。这个夏天有些燥热，乔提笔零乱地写着自己的心绪。弄堂的街口有抹摇来晃去的灯，暗黄的光下，卖香烟的小女孩还没有回家，扎着小辫的她在轻轻地左右巴望着偶尔的路人。黄包车夫坐在车架默默歇脚，他在等乔。几片早衰的树叶蝴蝶般滑落。

乔俯望弄堂口，那灯摇来晃去，那光游离不定。床上的男人起了睡的鼾声，这个曾经爱着她的男人，一个用她的钱过活又叫嚣钱脏的男人；一个骂完婊子又把她扔在床上狠狠做爱的男人；一个乔曾经卑怜到只求他不要离开就可以的男人。他说要陪她最后

一夜，明天就要走。

乔是妓女，是这条弄堂口最漂亮的妓女。他用乔的钱，蹂躏乔的身体。乔不怪他，乔可以隐忍一切。十多年前他们曾经爱过。那时候乔不是妓女。

乔打开衣柜，开始穿衣服。乔有高挑细瘦的背，纤长浑圆的腿，坚挺的胸，柔软的腰肢，有瘦的脖颈，突兀的锁骨。她是生来就适合穿旗袍的女子。不是所有女人的爱情都和旗袍有关，也不是所有女人都可以穿旗袍，而乔的爱情和旗袍有关。乔是能把旗袍穿出味道的女子。

衣柜里面有乔的四件旗袍，乔伸出的手在时光中有短暂的犹疑。乔摘下了那件白色的旗袍，另外三件安闲垂落在夜色里，在衣架上的它们有些寂寥的忧郁，它们静默地等待着时光淹没。

乔的命运和旗袍密不可分，乔的日记也到处布满旗袍的影子。在乔的日记里出现最多的是三件旗袍，在每一件旗袍背后都有一段故事，每个故事后面都隐藏着某些男人。

那件配盘扣的旗袍是一件最纯粹的旗袍，有最保守的脖子 and 最开放的腿，最平淡无奇的底下有最大胆的挑逗。乔生意不好时也会和卖香烟的小女孩站在街口，涂很艳的口红，吸低劣香烟，在浓郁水气味味的夜里浮漾虚假的笑。乔是曾经丑陋的生存。另一件旗袍是粉底真丝料子，缀细碎淡雅小花，华贵却不失含蓄，妩媚又不失典雅。乔穿这件的时候，一般是去一些体面的地方会一些体面一点的男人。乔会有很好的收入，尽管这些体面的男人上了床之后就不那么体面了，乔是不介意这些了，那时乔在陌生的床上已经遗忘了自己。

乔最钟爱的是一件素净白色旗袍，素得像一幅白描。最普通的料子，最粗糙的手工，这件旗袍也是乔最久远的一件，白底的料子已有些许泛黄，它源于乔已经有些模糊了的爱情，源于这个躺在床上沉睡的男人。

十多年前他送给乔的时候，他，是乔。他还是乔的爱情，乔也是他的唯一。乔第一次给他的时候就是穿这件旗袍。他很性急，很性急地要乔，他笨拙地吻乔的嘴唇，衣服都没有给乔褪下，有些粗鲁地进入乔的身体，处于鲜血在乔的白色旗袍上晕开了一朵花的形状。在乔疼痛的幸福中，乔相信了他的誓言，相信了身上的这个男人。可他终还是没有娶乔。相信是相信，誓言是誓言，男人是男人，这些本就是不相干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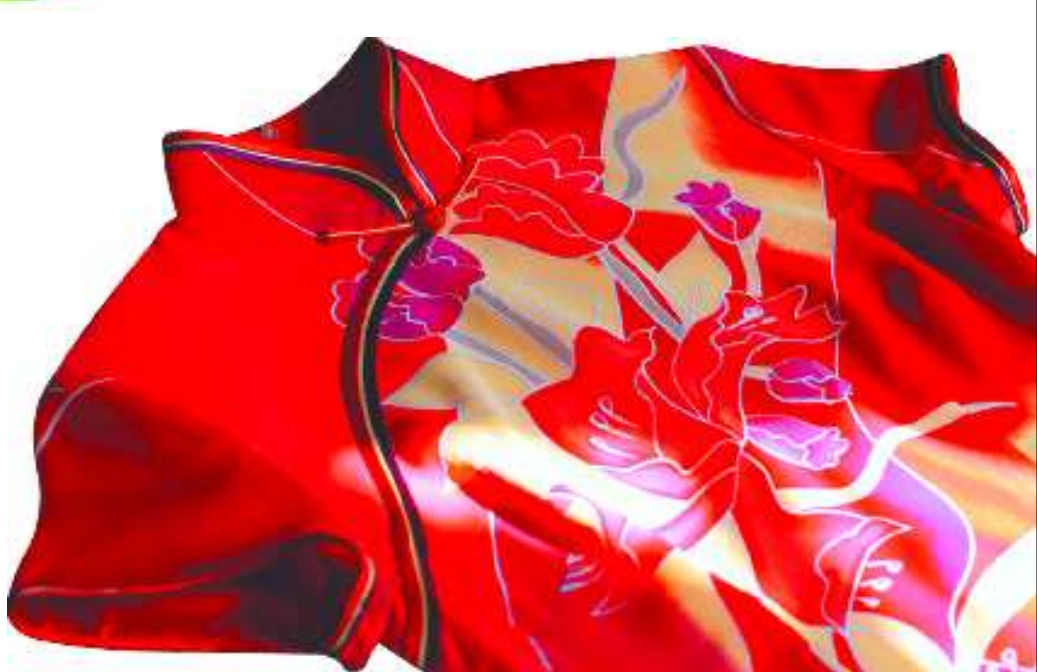
窗外。旧上海的夜。那么长。

【肆】

一七九号弄堂的街口。卖香烟的小女孩已经不见了踪影，黄包车夫还在寂寥地等待。他吧嗒吧嗒抽起旱烟，沉默地吸吮，许是在盘算着乔今夜的路线和自己的收入。乔又会去哪一家公馆，又会见什么样的男人。他在今夜要失望了，他好像听到楼上有什么细碎动静，抬头一瞥，弄堂口的上方是片广袤黑夜。一抹白色身影在夜色中翩然跃下，像极展翅起舞的蝶，黄包车夫脸上浮显着雕刻般的皱纹，惊恐微张的嘴唇滞在那个午夜。

乔死了。午夜弄堂街口的青石板上，乔的身体蜷缩似一朵白莲。那件白色旗袍慢慢地被自己的鲜血丝丝渗透，渐渐浸润了一团模糊又刺目的红。

生死是可以勘破的。乔日记最后几页里，没有任何情绪的剧烈起伏，乔的笔迹很平缓又透露出肃静决绝。我不知道当一位女人安静面



◆ 点评

《乔的，第四件旗袍》小说叙述节奏舒缓有致，结构均衡，语言富有质感，在流光溢彩的文字间呈现出作者对时光、生命、爱情的无比忧伤之情，具有浓郁的抒情气质。发黄的日记、暗淡的夜晚、丝质的旗袍、暧昧的身份、炽热的情感、宿命的悲剧，构成了一曲让人荡气回肠、哀婉忧伤的生命之歌。尽管结尾有些画蛇添足，但我依然认为这是一篇极为优秀的小说。

点评人：张丽军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，硕士研究生导师，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、“泰山学者”团队成员，博士后，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初评委。实习生张龙伟对本版稿件推选亦有贡献

度幻觉时，我又惊愕地看到一个影子，在一七九号弄堂街口远处拐角，有一抹身影，一抹红色旗袍的背影款款远去，逐渐消失在夜色迷离中。那身影如此熟悉，那旗袍是如此刺目的猩红，那淡淡的胭脂味道又依稀飘来。那是乔，是乔穿了一件鲜红旗袍。红色，旗袍，第四件。我摘下了眼镜用力揉按着眼睛，乔日记中终不肯细述的秘密，竟然是一件鲜红的旗袍。

【柒】

乔最后的上海一夜，终还是放弃她对这个男人坚持的幻觉。她爱的已经不再是这么一个男人，也许只是自己爱情的本身。

我停顿在一百七十九号弄堂的街口，我想我明白了乔的悲哀，十年前相信这个男人，他还是他，乔还是乔。十年后还是相信这个男人，可他已不是他，乔也不再是乔，更别说爱情。妓女的悲哀莫过于爱上爱情，又独自坚持爱情的幻觉。乔在死前的日子里必定深恶痛绝地恨过他，恨到极致不惜用死来解脱束缚的灵魂，所以去做了第四件鲜红的旗袍，曾经是想到阴间变成厉鬼也不放过这个男人。但乔的最后一夜始终没有穿过那件旗袍，甚至这种恶毒的诅咒从未在日记中流露。生死爱恨，已经都不重要了。

离开时，我把乔的日记点燃，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，弄堂也要拆了，乔和她的日记也终会被时光淹没。灼热火光渐渐升腾起来，逼仄着乔的脸庞，凝视着陪伴了我一整个夏天的日记，凝结了一整个夏天的心思开始变得清明起来。我想在乔跃入无尽的暗夜时，乔的心中是不会有恨的，乔原谅了一切。那个夜里，那如一朵白莲的身影蕴含着繁华落尽的美，乔，旗袍，爱情，奔向了无边的永夜，终会在另一个幽暗时空再度升起，绽放成妩媚烟火。我正在默默想，不经意间有位女子声音传来，像在对我召唤。

先生，下雨了，这么晚了，还不回家吗？幽暗弄堂深处飘来淡淡胭脂香气，那声音柔媚，一个美丽身影在夜里暧昧地轻轻摇曳着。在这条深远的一七九号弄堂，我闻声望去。

后记：民国十一年，上海某弄堂有一位妓女跳楼自杀，警方调查她房间的时候，发现了一本日记，发现在她死的前一天她写着：七月六日，星期六，为什么为什么要叛我，你为什么，你为什么，你为什么爱上了别的女人，你……

苦力，穿便衣的警察，黑帮的混混，歌场老板，政府官员。旗袍的故事就这么开始，在这一百七十九号弄堂，一开始就十年。

乔说我一直收藏着那件白色旗袍，我只在深夜穿给自己看，穿给镜中的自己。我想这乔是残存纯洁的念，这旗袍上有她处子的血，与爱有关。这是那个男人在他们还爱着的时候，送给她的唯一礼物。乔说十年后他也来到了上海，他已无家可归。尽管一切都已物是人非，我还是接纳了这个男人。乔说他的家在战乱年代破碎，孩子得病死了，他这十年过得也不好。最初他是说爱我，说不介意我做过妓女，说我的沦落他有责任。他说的时候也真掉了几滴眼泪，那一瞬间我相信他还是有一些真心。那时候我也真的想和他重新开始。我渴望一分安定的幸福，也不想再过出卖肉体的生活。这些年有了些积蓄，也倦了。我和他又睡在一张床上，也为他花了不少钱，我太想挽回我们曾经缺失过的十年。可我错了，后来他说他考虑了太久，还是无法再面对此时的我，他说他爱上了别人，他是不会娶一个妓女的，他决定要永远离开。我曾经在他跟别人结婚以后伤透过心，可直到听他说出这些话以后，我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伤心。一切都碎到底了，时间摧残了一切。

我很想问乔，很想问第四件旗袍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旗袍，为什么乔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刻，没有选择自己的新衣？正犹疑着是否张口，身边突然疾驶过来一辆汽车，白炽炫目的光瞬间射痛了我干涩的眼。那辆车飞快驶过，黑夜中的一切惊悸过后又安寂了下来，乔忽然不见了。就在以为这些是我的轻

对死亡，会做些什么。乔细心整理完了自己身边所有的一切，清洗了所有衣物，那盆鲜翠欲滴的蝴蝶兰已初绽蓓蕾，乔在日记中还提及曾经细细给它浇过一遍水，送给了隔壁一位上海老太，老太问她去哪儿，乔笑着说要出趟远门，乔说这蝴蝶兰不能暴晒在阳光下，它喜欢阴凉些的地儿。

那日记中曾经出现过第四件旗袍，在乔的日记中昙花一现似的出现过。乔在死前曾为自己做了一件新旗袍，乔的原意是要穿着这件新旗袍永远离开，而在乔最后的上海一夜，却是穿着那件十年前的白色旗袍。第四件旗袍在乔的日记中永远地消失，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。她还是选择了十年前那件白色旗袍，那是她唯一有过的爱情，难道乔至死还爱着他吗？

【伍】

我去寻找过那条一七九号弄堂，这条弄堂周遭已经被高耸的楼群淹没。我依着日记按图索骥流连过多次，一切景况无太多变化。在许多年以前，有一位叫乔的女子，一位漂亮的妓女，穿着白色旗袍在这条一七九号弄堂的阁楼跃下，死于某一年夏末。

许是被乔的日记缠绕太久，曾有一段时间我患上了轻度抑郁。我宁愿这只是一种幻觉，色情文人编撰的香艳故事，然后在流水线下诞生出来一场悲凉的幻觉盛宴。可这不是，这是乔的手迹，是一位女子多年前的血泪心声，字字如鲜沥血色般触痛眼睛。

【陆】

日记中提及的那幢老式阁楼是清末建筑，灰质的青砖墙面上有白灰涂着大大的一个拆字，楼上的窗扉尘封紧闭。乔当年是在这里住过，那窗内当年会有什么？留声机，老藤椅，老式的电话，落地的座钟，乔的衣柜？另外三件旗袍它们还在吗？它们还在静候着乔吗？冥想像旋入巨大的时光涡流，我禁不住有些眩晕，恍惚间，乔来了，穿着一袭白色旗袍款款走出了幽暗的光线。乔看到了我，我也看到了乔。

乔用老式火柴点燃了一根细长香烟，熟练吞吐着烟气。乔的爱情很简单，乔和他是初恋，他们深爱，爱情遭到家庭反对，他放弃了乔，后来和别人成亲。还是少女的乔就已怀上他的孩子，乔流产被赶出家门，流落到上海。最初没有想过出卖身体，是去做了舞女。乔曾经发誓此生不会再让男人碰她的身体，乔的太真在那个乱世无法独善其身。乔后来被一个地痞强奸，乔怀揣着爱情被彻底撕碎，开始酗酒，从此遗忘爱情。

也就在那个时候，乔开始做了她的第一件配盘扣的旗袍，有最开放的腿与最保守的脖子。乔淡淡说，我对许多男人的开场白只有一句话，你可以进入我的身体，但你不能吻我的嘴，也许我还是忘不了那个男人吧，总想为他再去保留一点什么。我又做了第二件粉底真丝的旗袍，我接过各种男人，码头的